天山飛俠/0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天山飛俠

◀上一回

第五回　制妖僧　高人懷遠慮　觀壁畫　小俠悟玄機

下一回▶

夕陽影裡，眾人在下面看得逼真。李暘道：「五大公叫我們來此誘敵，怎又改了主意？」說時，孫孝、李晃相繼飛來。孫孝先接口道：「你知道什麼！先前姑父本有佈置，還想軟做，給禿賊稍留顏面，連從來未用過的奇門五遁都全發動，原打算把禿賊引來人伏，一面由六哥把他原身盜來，再由我四人仗著姑母的法寶和奇門禁制的妙用威力，強迫他到寒友榭去復體，那時再曉以利害，使其率領全班賊黨退了回去。不料被北天山狄、嶽諸位老人家遠遠望見，不知姑父另有深意，不想將禿賊當時除去，以為來了魔教中能手，一時無人制他，又值我們駕了太乙金鱗舟退下，雖知五位老大公決不致為妖番所敗，終覺奇怪。嶽老前輩每年照例年終北天山穿雲頂小住，要到過年上九才來我們莊中賞花，與五老大公盤旋，見此情形不由大怒，便辭了狄老前輩的除夕盛宴，改在我們這裡過年，等正月裡狄老前輩來訪，再同回北天山去。當時也未仔細推詳，匆匆趕來，因先把我四人誤當作姑母或是莊中老輩出戰，不勝退回，心疑禿賊得了他師父真傳，甚或青出於藍，所以如此猖狂。上來也頗謹細，後才看出禿賊伎倆有限，姑父又向他略說用意，方知就裡，否則，嶽老前輩不特是姑父同門先進，井還是大方真人神駝乙休的惟一傳人，專能收拾這些邪教，嫉惡如仇的性情也頗相同，以他法力，到時無須先和諸位大公尊長相見，只一舉手，禿賊便成粉碎了。就這樣，仍然力主除惡務盡，意欲把禿賊和三道嶺這夥狗賊一起消滅，看對方能怎麼樣！還是姑父和大伯父再三力說，數百年氣運所限，不是人定可以勝天之事，似對方這些爪牙鷹犬，終年橫行為惡，固然死有餘辜，何況本莊向例

不容外賊侵犯，他已犯了必戮之條，自更不能寬恕，但是天下事貴達權，為塔平湖這班老友和忠烈英秀之士打算，並免因此勢成騎虎，各趨極端，激成未來大變，致令多少生靈受害，說不得只好從權隱忍，先打發他們回去，姑容多活些日。經此一來，就我們寬容到底不去除他，賊黨人多口雜，又都貪功忌刻，處處在人牢籠之下，對方何等精明，日子一久，他們諱敗冒賞通同作弊的事必仍敗露，是奉派出來的這些狗賊，一個也休想活命，何況我們日後也決不會全數輕饒，樂得稍微從權，可以省事得多，何須急此一時呢？嶽老前輩方始勉強應諾。這位老人家心熱性直，老遠盛意趕來，自然應該依他，所以先打好的主意就用不上了。」

李暘道：「既是這樣，我們還呆在此地作什？藉著覆命為由，到寒友謝看看如何？」

李晃道：「我和小表叔先前就想跟去了，因遇見王世叔，他說爹爹往三道嶺盜禿賊原身時，塔平湖也有人在彼探看，似已看出諸老大公用意，不甚贊同。祖父恐那邊幾位老人家得知底細，多了心，和嶽老大公還有話說，叫我二人暫緩進見，我們未必許進去。柳世哥也還未安置，何苦多跑一趟？」孫環道：「不讓進去再回來，有什相干？嶽老前輩最愛我們幾個小的，如說拜見他去，定喚我們進去無疑，怎麼也可長點見識，為何不去？」孫孝道：「我原想到這層，因王世哥年長，他說的話不好意思強他，只得暫時應諾罷了。」孫環道：「這人是個迂夫於，終日規行矩步，連話都不敢多說，誰聽他話，那就寸步難行了。不過柳賢侄前往卻是師出無名。晃侄你先安置好了他再趕來吧。」話未說完，忽見一個身穿前朝衣冠的中年文士走來說道：「孫世弟、世妹和兩位世侄可去進見，嶽老前輩想你們呢。」孫環笑道：「才說曹操，曹操便到。柳賢侄，這是你王世伯，名叫王徵，對於後輩最是熱心，又是長年在外走動，這是過年才回莊來。你以後在江湖上走動，有為難的事，遇上時，只管求他。」柳春連忙行禮不迭。王微已知柳春來歷，略微獎勉了幾句，便向四小俠道：「你四人先去，我還要找好些人呢。」李晃笑道：

「王世伯，這位柳世哥，祖父原命小表叔領往後莊安置，待命入見。小表姑要到前面去，卻轉交給我。他點心已吃過，想必不餓。我急於要往前面，世伯既要往後莊去喚各家叔伯弟兄姊妹，就拜託老世伯順便帶往後莊，找個地方住下如何？」孫環笑道：「你真會取巧，索性連長輩也支使起來。」王徵笑道：「這原無妨。我知你們是想看禿賊復體降服，見識一點新鮮事情。其實還早，要等塔平湖人來，商計好了才辦呢，你們忙也無用。」孫環笑道：「王世哥，你莫管我們，聽嶽世叔說點外面的人物風景也是好的。柳賢侄，你隨王世伯走吧，我們夜來再見。」說罷，四小俠作別自去。柳春知道不能同去，只得罷了。

王徵招呼柳春同行，見他年紀雖輕，言行容止均甚整肅，心頗嘉許，笑問道：「賢侄初來，又是生長邊漠窮鄉，想必五位老大公的來歷還不甚知道吧？」柳春躬身應「是」。王徵道：「我看你人甚聰明；卻能老誠謹細，大是難得。本想和你一談，無如連日有事，現在又奉嶽師伯之命，去往各位恩師家中喚人，不便久停，過了年初九便要出門，也無閒空與你長談。我每年九、十兩月均在北天山風雷頂小住四十九日，將來如有閒暇，或是路過，可稟明你師父和你陸五師伯，前往尋我，多少於你有點益處。這大漠莊雖是陸地神仙的洞天宮宅，但你此時便想隨這班少年英俠一起，為時尚早。他們多半生具仙根仙骨，加以家學淵源，人人自愛，精進異常，一點百透，稍差一點的人決不能比他們。每日倒是讀經史的時候多，練武功劍術的時候反少。他們又善於及時行樂，外人不知他們，為了五老大公多是樂天自適的天性，這些舉動有類萊衣獻舞，由於想博老人的歡心，只見他們日常嬉遊，一旦快意當前或見什不平之事，立即飛行絕跡，出入青冥，致人死生於千百里外。江南鶯花煙樹與天山、大漠的雨雪風沙，全是襟袖間物，覺著地仙劍俠竟有如此快活雄奇的歲月，傾心向往，立意效法，卻沒有他們有生具來的根骨天性、家庭境遇以及許多自然成就，不是常人所能辦到。能舉百斤的人，硬要學人去舉千斤，那就糟了！連我追隨五位恩師這多年，劍術雖還未到上乘境界，也算有了根底，尚且不敢大意效法他們，何況你呢。你如真心向道，想有成就，終非由苦學途中求進益不可。適才我見你對他四人甚是羨慕，恐你不知底細，略說大概，詳情且待將來再說吧。」說時，二人正繞著一所傍湖廳謝走過。那廳一面臨水，湖波已然冰結，另三面俱是桂樹，莊中廳舍，大都軒窗四啟，先未見到，有人在內。

二人正說之間，忽聽身側有兩三少年男女笑道：「王世哥又在說我們呢。」柳春聞聲，側顧左側窗內一張紫檀大理石面的八仙桌上，有兩個垂暑少女正在臨窗對弈，旁邊還立有六男三女，最大的是個紫衣少女，看去年紀不過十七八歲，餘者都在十二三四歲之間，另外還有兩個七八歲的幼童，正由對面廳角跑來。廳甚廣大，除臨窗一局棋枰外，尚有琴瑟笙蕭等細樂，散放在各處桌案之上，對面二幼童來處，空出三丈方圓一角，地上放著好些燈架彩絹以及畫具之類，旁邊堆著許多竹筒、紙筒和二三十盆各色粗細火藥。

看情景，這些少年男女本是聚在廳內，有的撫琴對弈，有的調弄笙笛等樂器，有的在廳角趕製年下用的花炮紗燈之類，因見王徵走過，各把手中東西放下，趕了過來。方想莊中少年男女英俠人數真多，單這一處就十多人，奉派在雙柳溝陣地埋伏的還不在內，隨聽王徵笑答道：「嶽老前輩來了，想見各家世弟妹和世侄男女等，命我來尋，想不到這裡竟會聚有多人，彭、郝兩家除奉命在外未歸的大半都在這裡了。齊、李二恩師家中，

已有六弟代我就便傳知，那我只消往孫四師母住的雙修樓送上一信，就可交差了。你們請先行吧。」內中一穿青少女笑道：「嶽老前輩來時，我們全都看見，只為剛到不久，又有禿賊就擒的事，各位老人家想必有話商議。要去自然都去，人數太多，恐防打岔，引諸位大公尊長不快。新添制的燈綵花炮也未完工，想趕一點出來，稍停推出兩人前往請示求見，一會也就去了，王世哥就不來喚都沒相干。我只問你，為什麼向外人說我們的閒話呢？」王徵笑道：「我說的俱是實情，也無一句貶詞，柳賢侄更非外人，現同在此，不妨對質。三世妹怎多心起來？」

青衣少女還未及答，旁立一個身材瘦小生得猴頭猴腦的幼童接口道：「王世伯還說沒有貶詞，適才妖僧被擒以前，我便在帶雲廊上，一直未隨眾人走開，本心是想和李六叔跟前的暘、晃兩位哥哥開個玩笑，因有小孫八叔在，怕他看出，沒敢就動。他四人正商量往前莊去，你便來喚。他們走後，你和這位柳世哥且談且走，教他不可跟我們學，以防學壞；又說我們終日嬉遊，只想法子博老人的歡心，從不用功。莫非也算是好話麼？

我知你要路過天香謝，趕緊跑來告知各位叔叔姑姑，先把人隱起，等你過時，聽你還說什麼，再算總賬。底下雖未聽你說什不好的話，前幾句我卻親耳聽見。各位世伯中，只你老人家和大二兩位世伯年高有德，我們後輩不好，理應教導，不應和外人去說。現在諸位叔叔姑姑都生了氣，也沒什別的罰你，只請世伯把那年由莽蒼山帶回來的仙果每人給一兩個，再不，把你老人家煉的寒鐵小刀每人給上一把，便沒有事，否則，我們便把這番話加上枝葉逢人遍告；一齊和世伯作對，那卻莫怪我們這些頑童難纏呢！」王徵笑道：「我早料到你這小猴兒，今春和我要東西，恰值回時大忙未及往取，早晚必出花樣，果然無事生非。憑諸位世弟世妹世侄評論，就照他所說，能算壞話麼？何況還不是那等說法。他適才說，不依他便要添枝加葉逢人遍告，已然不打自招了。」猴面幼童聞言，把兩隻精光內蘊的火眼一翻，微笑道：「不論如何，你當老世伯的總向外人說了我們，要的兩樣東西給不給吧？」紅衣少女笑罵道：「說笑的事，五侄怎當真無賴起來！」青衣少女也接口道：「你不知道猴兒心貪，得點便宜就不放手麼？王世哥莫認真，我們和你說了玩的。」

王徵笑道：「我原知道你們是和我取笑，不過郝五世侄已然和我說過兩回，不能再負他的心願。那真的朱果已早移植峨眉，上次帶回的乃昔年遺留的種子，正趕那一片山石饒有靈氣，又有靈泉飛瀑長年滋潤，年時一久居然成長，去年還結了實，畢竟氣候尚差，共只結了七枚朱果。恰值有事回莊，全數帶來孝敬諸位師長。因李老恩師不肯全收，暫賜與我三枚，出來便遇李六弟帶了他跟前兩個世侄去見大公，我強分了兩枚與他。本來

還剩一枚，因晃侄再三勸我自吃，剛吃下去，郝五侄便奔了來，得知此果妙用，意似想要。我因此果新生，功效尚差，又非每年一熟之果，便答應另外送他一點東西。這次偏又被我遺忘，原是我的疏忽，不能怪他不快。郝五侄也不必失望，半年以內，或是我再由外面歸來，必定使你心滿意足如何？」猴面幼童聞言笑道：「王世伯上我的當了！

我何嘗跟著你呢？這裡不是天香榭麼？世伯長年在外，忘了本莊傳聲照形之寶便設在這廳上麼？實對世伯說，適擒妖僧時，只兩位姑姑和我到長廊上立了一會，餘人因反正聽得出看得見，無須遠出，就便還可多制幾架燈和幾筒花炮，都沒有去。世伯的話也全聽真，雖然不是貶語，照那說法，也不能算什好話。說笑歸說笑，世伯真要罵了我們，當後輩的怎敢無禮要挾！那倒不能質問了。」王徵道：「小猴兒這張嘴真會說，反正你的事半年以內必定辦到，我還要到雙修樓去，沒工夫和你糾纏。柳賢侄，這幾位比你長一輩，下餘俱是平輩，可速見過，各自好走。」

柳春早想拜見，因雙方正在說笑，不便插口，聞言上前禮拜。眾男女小俠忙著要去前莊拜見尊客，只令分兩輩，各行一個公禮，連名姓都未及一一詢問。禮畢，眾小俠便自出廳走去。王微笑問：「你就在此安置好麼？」柳春本心想，和這些男女小俠結識，算計眾人去往前莊見客回來，正好親近，聞言自是心願，笑答：「此是藏珍重地，又是眾位師伯會集之所，適才匆匆一見，連姓名均未及請教，便在此逗留，世伯看可以麼？」

王徵道：「本莊輕易不納外人，既許升堂人室，便不當外人看待，何況適才與你同來的孫、李四人又頗看得你重，在此無妨。此廳本是他們朔望會課之地，兩旁各有兩套問，几榻用具一切齊全，與地底房舍也有通路，原是各人獨自考驗功力的靜室。因在年終休暇，他們為想添些風光，日常聚在這裡，各用心思鬥奇角勝，趕製一些燈綵花炮之類的年景，今日是未一天，已差不多齊備，所剩無多，也似完竣。彼此已然相識，他們天真和易，樂與外人周旋，即便所事未完，見你在此，也決無嫌厭之理！至於廳上所設法寶，不知底的人決看不出，也走不到跟前去，有什相於？我看你和孫孝世弟頗好，他在同輩年輕弟兄中用功最勤，這裡有好些煉劍修道的設備，除朔望會課外，平日無事，便約上兩三個和他最親厚的世兄弟侄，來此研求演習，互相考驗比試，那左首裡套間幾於成了他常年練習劍氣之所，你就在那裡問暫住吧。今晚半夜，乃是每年一次的合莊公祭盛典，外人照例不能參與，要到天亮才完，還鬚髮付寶月禿賊，三道嶺禁網，也定在今夜子時以前料理完竣。適才禿賊被擒以後，你隨我在沿途見到那些往前莊去的人們，一多半是奉命出去，祭前還須趕回莊來。今年大家均為三道嶺。塔平湖兩處忙碌，五老大公的意思，又非在年前把事辦出頭緒不可，所以全莊老少人等均各有事，無什閒空，我們年紀

較長的幾個同門兄弟，更是事繁任重。本想帶你往雙修樓去見孫師母，把話呈明，在後莊覓地安置，繼想今夜後莊人少，莊中又養有好些神禽猛獸，內有兩隻金拂，慣喜捉弄外人，只前莊到中莊幾處精舍廣廳，彭二恩師曾有禁令，不許擅入，比較穩妥，不致與它慪氣。你雖暫住，年前如不回去，能夠住過初五，不特可以看看我們大漠莊的新年風光，得點五老大公恩賜，你人甚聰明向上，只要處處留心，也許能得很大益處。我還有許多的使命在身，百忙中抽空叮囑，有無機緣，全在你自己到時福至心靈，難為明言了。」

柳春知道語含深意，好生感謝，連忙禮拜領諾不迭。說時，王徽已引往西北角上走去。走到一看，緊傍西北角有一方金絲捕木雕花隔斷，裡面放著幾個細草織成的大小蒲團，北面盡頭大理石牆上，嵌著一方與隔斷大小相等的大鏡子，此外更無別物，壁上也無門戶，方自尋思，莫非這裡便算套間靜室？王徵已走近前去，伸手往鏡邊沿的金釘上按了兩下，隨聽絲絲連聲，那面兩三丈見方的晶鏡立往地下沉落，晃眼與地面齊平，牆內現出一間靜室，王徽便領柳春同走進去。柳春見那靜室沒有外面廳高，四壁上下均似玉質，堅細勻潤，清潔異常。壁上竟似有回光反映，人影行動均可照出，此外還有好些人物影子，彷彿畫在上面，卻又深入玉里和大理石紋一樣，不見筆墨痕跡。最奇是和外面隔斷內一樣，全室空空，只靠兩邊壁下各放著一列蒲團。天將向暮，王徵腳未止步，隨行匆匆，也未及細辨壁上所繪人物影跡，就此忽略過去。

快把全室走完，王徽隨指右壁道：「此門機紐與外壁晶鏡相連，進門時，你將鏡邊由下往上倒數第二和第九兩顆金釘上挨次一按，鏡便沉落現出門戶，進來再把右壁上雕刻的龍身第七和第二兩片鱗甲一扳，裡套間門戶立現，外間那面晶鏡也升出地面將牆壁封蔽。這地方休說外人，便根骨稍次的兩輩世弟兄姊妹，不到功候也難走進，以下更不必說了。你在裡面如覺氣悶，想要出來，內壁機紐和外問差不多，只是一正一反，一先一後，近日沒有法力封閉，可以隨意出入。如嫌黑暗，燈和引火均有，不妨使用，少時我再命人送酒食茶水。」說罷，手起處，對面一片七八尺高三尺寬的牆忽往右移，牆上現出同樣大小的門洞。王微道：「平日小弟兄們用功差的，被罰在此獨居，自行參悟，往往經旬累月。除孫孝小師弟外，被罰來此的均視為奇恥大辱，不悟出一個道理，如未精進，決不出去。這類靜室裡外四間，那三間空的時候多，也沒這間方便。你自在此，行再相見吧。」說罷回身走去。

柳春連忙拜送，人已出室，回身一看，靜室圓形，大約三丈，一切齊全，只沒有床，當中卻放著一個七八尺圓的大蒲團，似供眠息之用，僅仗目力和玉璧微光反映自看不清，

姑照王徵所說，先把裡牆龍鱗一扳，一片絲絲之聲響過，外問隔斷的晶牆便自升起，這一來，室內光景更暗，恰好引火和一古鐵燈檠就在身側矮案之上，燈盞內卻是空的，乾淨無油，只有燈芯，先以為不會點燃，試把引火一打，火星濺處，燈芯忽燃，光頭甚強，照得室中光明如晝，餘光由門內透出，連外間也映得雪亮。正待觀察室中景物，王徽先前之言有何深意，猛瞥見外壁燈光照處，現出兩個人物相搏影子，姿態靈奇，生動非常。

猛觸靈機，趕到外間仔細一看，原來兩邊牆壁均是白石砌成，打磨得甚是平整細滑，石質堅瑩如玉，離地尺許，每面壁上，各畫有六列五六尺長三尺多寬的長方格子，左壁每格繪著一個人像，行止坐臥，俯仰屈伸，縱躍蹲踞，盤旋攀援，姿態各異，無一雷同，看去好似練武功的圖形，只是動手足的招式不多，各自為政，前後上下多不連屬。再看右壁，圖格大小列數與左壁一樣，格內繪的卻是飛潛動植各種物形，無一人像。連巡迴細看了兩轉，看不出一點理路，燈英無油，偏是那麼光亮，心中奇怪異常。再退回裡間一看，四壁也有圖形，但均坐像，乍看姿態如一，與外壁不類，數也太少，共總才得四個，並且影跡甚淡，不是細心諦視便難看得真切。此外正對蒲團的當中屋頂，畫有許多圓圈，正中心一圈，大如酒杯，色作深紅，由此往外，一圈一圈加將上去，中間空隙廣僅兩寸，共是二十四個，恰將那大蒲團罩定，最外一圈，與下面蒲團一般大小。回憶王徽分手以前之言，知道這兩間靜室之內的圖形，與那屋頂一個套一個的大小圓圈，有極深微的妙用，如能領悟，必得許多益處，無如急切之間參詳不出用意所在，初見尚還有興，後來查看完了裡間，又去外問重行觀察了好幾遍，越看越覺茫然。姑照左壁人形圖式，一快一慢，挨次仿效了一遍，在累得氣喘噓噓，毫無所得，始終測不透有何奧妙。

經此一來，時已不早，先前走往前莊的那些少年英俠一個未回，因覺這等難得遇到的良機不應錯過，心終不死，正待二次鼓勇，加細研求，忽聽外面有人叩牆呼喚：「柳少爺，酒飯來了，這門我們當下人的不敢妄開，請把鏡壁沉落，好端進去。」

柳春正想來人探詢，忙把裡壁龍鱗如法一扳，一片絲絲之聲過處，外間鏡壁沉與地平，走出一看，隔斷外站著一個青衣小童，一手端一托盤，另一手持一竹絲編制的三格圓形提盒，先向柳春行了一禮，笑道：「柳少爺，今夜本莊公祭，少爺們都有事，無人陪你，這是幾樣酒菜茶點，沒奉主人之命，不能進裡面去，只好請柳少爺自己拿進去吧。」柳春見那小童年約十三四歲，貌相秀俊，口齒也頗伶俐，意欲詢問幾句，便笑道：

「我就這外間桌上吃，吃完你好帶走，省得收傢伙又跑一回。」小童好似識得柳春用意，並不承情，只笑答道：「我本奉命在此侍候，適才為往東廚房取酒菜，才走開了些時。

柳少爺要在外面吃，可是有話問麼？本莊輕易不留外客，只一留下便算一家人，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事，只我知道的都可以說，不過裡面三間定室，實實不敢犯規妄進。在外面廳桌上吃也有不便，要不請柳少爺把裡間小條几取來放在門內，拿兩個蒲團疊起當椅凳，隔門對談好麼？」柳春說「好」，如言把條几取出，橫放鏡門以內，另取蒲團坐下。

小童取出托盤中的茶酒壺杯筷和一個九宮菜盒，把酒斟了，再開提盒，取出一個點銅錫精製的暖鍋和四碟點心，一併遞過，笑道：「柳少爺自己擺吧，無人作陪，請自用了。」

柳春隨接隨放，見那菜盒作橫方形，白地五彩，瓷質甚細，共是九格，格內菜碟卻不同式，方圓長短大小不一，湊合之處卻極緊嚴，形制精妙已極。內有九樣涼菜，葷的是臘肉、滷鴨、燻雞、糟魚、羊膏，素的是筍脯、松菌、素雞和一樣從未見過的雋品，每種數並不多，俱都新鮮漂亮，隱聞香味，望而饞吻欲動。暖鍋製作更妙：下層是爐，中作五梅花形，放著大小五個燒得通紅的扁平炭基；中層是盛熱水的暖鍋，鍋分五格，一大四小，每格是一圓筒，筒底正對下面炭基；上面各嵌一個瓷盅，當中一盅較深較大，內盛清湯，旁邊四盅，一味是用鮮肉和臘肉隔片同蒸極爛的玉版金鑲，一味嫩豌豆炒清蝦仁，一味糟炒山雞片加冬筍，一味雞油炒瓢兒菜，共是三葷一素。柳春生長邊荒，休說是吃，有的直未見過，恐為小童所笑，也不敢問。那酒斟在一個兩寸大自玉杯內，色作深碧，甚是芳冽。素日量淺，更恐少時五老來召或諸小俠走來，醉顏相向未免失禮，便對小童道：「我素不飲酒，小兄弟你為我忙了這一陣，想必還未用飯，反正無人，你就在外面尋一座來同吃吧，老實我還忘了問你的大名呢。」

小童似喜柳春謙和，笑嘻嘻答道：「柳少爺不要如此稱呼，我叫四明，姓梁，我曾祖從小便侍候三老莊主書房攻讀，後來三老莊主學成劍術，中年後看破世情，全家入山，可惜我曾祖沒等主人道成早已壽終，未得隨去。幸蒙三老莊主深恩，將我祖父母招往川東隨隱，直到今日尚還康腔，四明算是老主人的家生子孫。這裡莊規雖嚴，但對下人卻極恩厚，只不犯規為惡，對於尋常禮節，只是我們下人自知分際，心中時存敬畏，不敢稍微疏懈，主人從未計較過這些未節。對於五位老莊主和門下幾位年長的門人老輩，自然謹畏，便是上邊有命，也不敢絲毫放肆。就逢到新年正月這一二十天，三老莊主有命全莊同樂的日子，只有這十多位在場，依然無人敢於隨意言動，所以到時多故意避開，以免拘束。我們和各家小主人在一起卻隨便些，內有幾位性情最好而又愛玩的，平日也常命我們這些家生小娃兒，隨在一起同玩出進。在外面不拘禮節不必說了，就在莊中，遇上小主人們喜歡時，也常有賜坐同食的時候。本來可以遵命，不在有人與否，但這定室

乃是禁地，我也許今生世也沒有到裡面去的福命，沒有主人的話，實不敢妄進一步。

隔門而食無妨，夾菜取食，手一定要伸進，過了門限便算違令。此時老少主人無一位在此，更是欺心背主，如何能算人呢？好在東西樣數多，這點心就吃不完，何況還有飯菜，這暖鍋也不會冷，柳少爺吃剩下來我再吃，也是一樣。這酒名叫碧筒醪，味雖醇美，酒性卻長，原因今夜年下公祭，無端夾上賊和尚上門惹厭，耽誤了小半天，再加上發付三道嶺敵黨回去，又費了好些手腳，格外顯得忙些，又到了好些遠客，五老莊主在香雪精舍設筵款待，內有四位好量，三老莊主傳命，把莊中百十種佳釀全取出去品嚐，管酒的人忙得不可開交，我去東廚房時，正趕此酒開壇，以為本地人好量居多，這酒不是好量的客來指名索要，難得開壇，隨手要了一小壺來。柳少爺既不善飲，不用也好。」

柳春聽他說得有條有理，這才悟出遞東西令自己安放，手不進門之意，小小年紀，竟能不欺暗室，不肯揹人稍逾規範，好生驚異，不禁改容道：「你這樣守法循規，令人可佩，你吃我剩的殘餚，心實不安。我想個通融法子，你仍坐外面，我遞與你吃如何？」

四明道：「這隔斷以內雖非禁地，也不應把廳上用具移動。柳少爺盛意不敢不領，我就站著吃吧。」隨說，隨將提盒旁掛著的竹製飯桶蓋，連那裝點心的三足瓷暖碟蓋一併揭開，將飯盛了，仍是隔門遞上，手不過門。柳春見那白瓷青花細碗盛著大半碗淺碧色粒大勻圓的米飯，撲鼻清香，暗贊「好米」，口中間道：「你沒有碗，怎麼吃飯呢？」四明道：「碗沒多帶，筷子，卻有得用。柳少爺先吃飯，我吃別的。」柳春見那四色點心，一碟蒸玫瑰年糕，一碟肉餡珍珠米團，一碟雞茸火泥筍丁合餡的燙麵餃，一碟桂花元肉瓜條葡萄乾棗脯等合嵌的八珍千層糕，暖碟頗深，下有裝開水的座託，便把兩件鹹點心並在一起，遞與四明道：「你用這碟吃如何？省得少時飯冷了不好。」四明道：「這些碗碟，除冷盆九宮格外，一時都不會涼。柳少爺對我太厚了。」說罷也把飯盛上，隨由腰間取出一雙竹筷。

柳春一面自吃，一面夾菜點與四明吃，覺那竹筷又短又尖，分明兩支竹籤，猛想起師父前年曾說內家好手有一種暗器，名為三指箭，又名追魂著，厲害非常，非內功有了根底，還須得過真傳，手巧勁足，不能登峰造極。功夫如練到了家，能於數十步外致人死命，專打雙目和人身要穴，百發百中。東西說出來卻不值錢，乃是一頭微尖的竹籤，長短隨人心意和手的大小，偶然用時忘了攜帶，隨便取些筷子即可應用，算是內家最便利的一種暗器，形式正與此相似。再朝四明腰同一看，左腰上果然斜凸起一小段，暗忖：

莊中高人甚多，老少俱是能者，此童雖然年幼，已然三世相從，看也看會，又是出自腰問，定是師父所說暗器無疑。心中一動，忍不住問道：「你把三指箭當筷子用麼？」四明聞言笑答：「我只初練，還未學成。柳少爺不要對人說，免得見笑。」柳春一聽果然不差，暗忖：「師父曾說，練這三指箭，除非內功到了家，否則別的不說，單是指力，得有十年八年的工夫，才能在二三十步以內取得準頭。此童只十四歲，論哪一樣也不夠年限，越發驚奇。因對方雖是年幼，生長在這陸地神仙世外飛俠家中，當然不是尋常幼童所可比擬，人又十分聰明機警，再如追詰，跡近懷疑輕看，掂他斤兩，恐其不快，加以腹中正飢，佳看羅列滿前，無一不是色香味三絕，美食再以美器，一陪襯，越更生色，引人食慾，嘗一樣愛一樣，先還防到四明笑他村俗，不肯盡情大嚼，嗣見四明菜點接到，入口就吃，並無做作，心想吃完再談，便不往下盤詰，更不客氣，就此一同大吃起來，除九宮格冷盆、酒、菜較少外，餚點俱多，二人對吃了個大飽。

還未吃完，四明聽柳春連贊味美，笑道：「我家五位老莊主，聽說早年便是如此，為了衣食起居之奉和兒孫的牽連，自甘誤了天仙正果呢。尤其三老莊主和五老莊主講究，本已相習成風，各家男女少主人，為了五位老人不肯每日都動煙火，如無佳客登門，每月倒有一多半日子不用熟食，俱想做點好菜點心孝敬老人，換換口味，並博歡心，這等行徑已兩三代了。老主人們知道兒孫孝心，又是來者不拒，一體嘉納，遇到那新創出來的菜點，如合雅道，或是名色有趣，趕巧還要舉辦一會，或是邀了遠近知交，置酒高會，或是來個全莊公宴。群起效尤，法子越積越多。近幾年因為年歲多了，誰也想不出什新花樣，又不許多殺生物，各家少主人主婦正在犯愁，忽又來了一位女易牙，人雖長得醜，飲食上卻真有心思，給本莊添了好些花樣。今夜為了公祭，小主人們不能出來款待，我隨意往東廚房取了幾樣來，這算得什麼呢！等到新年，每日早晚均有長席，直到十八夜為止，每天極少重樣，著實有些新鮮飲食呢。這酒柳少爺沒有用，不能送還，待我與一個愛它的人送去，就便帶了茶來。柳少爺已累了兩日夜，也該安歇了。萬一五老莊主有事來喚，你若精力不佳怎好？要想問話，日子長呢，何必忙這一時？」柳春人原疲極，只為四明說話聰明有條，亟於想問莊中情形，並設詞探詢妖僧如何發落，三道嶺和塔平湖兩處有無事故發生，適聞師伯陸萍有來的話，可曾走去，是否可以相見，為此種種，才把精神提起，吃飽又有了倦意，再聽四明所說有理，隨口應了。

四明隔門將籃內茶壺取出遞過，要過殘餚器皿，說道：「本莊地方甚大，下人各有職司，不在一府共事的人，往往三兩月不易見面，只有今夜和除夕、元旦這三天，全莊五府上下人等一齊聚集在得天堂，內外平日不易會見的人全可見到，因六少爺跟前兩位孫少爺執意命我來此待客，本應醜初二刻下人行禮的時候才去，因我有一好友，本來同在小靈

湘館六少爺書房中共事，今年夏天為犯過錯，將他調往郝五大公府中做些粗事。

我和他許久不見，心甚想念，意欲藉著取茶和送傢伙回去的閒空，與他稍微敘闊，又恐柳少爺飯後口渴，只得取一點巧，來時順便帶了一壺普洱茶在此，請暫時將就飲用，我和他見完面，再端新泡的茶來如何？」柳春才知他勸自己安歇的用意，心料今夜公祭盛典雖極隆盛莊嚴，但是全莊上下人等齊集一處，祭前祭後必定熱鬧非常，四明為了奉命服役，獨守在此，不得終始參與。十多歲的幼童，哪有不喜熱鬧之理？自己業已吃飽，天將半夜，他就一去不歸也不為過，況又心細，先備好一壺好茶在此，忙笑答道：「為我耽誤你好友敘闊，心實難安。既有現成好茶，何必再泡新的？我昨夜到現在長路奔馳，尚未合過眼，頗覺疲倦，又恐禮成五老大公相召，你走我便安歇。休說再泡茶，你來都不必來了。明日二位少主人如問，便說我疲倦思眠，又見這室內兩壁人物形相，覺出中藏微妙，頗想一人靜心體會，執意叫你走的好了。」四明聞言，面上微帶驚喜之容，轉問柳春道：「柳少爺剛進定室便悟出壁圖妙用，福緣真不小哩！」柳春先以四明把靜室喚作定室，視為禁地，一步不敢擅人，內中詳情當然不知，及聽這等說法，分明不是行家，也能知道一點大概，忙答道：「我這鈍人，又是初來，只不過見那圖形奇怪，內中必有妙用，你未來時，也曾仔細推詳了一陣，結局白費心力，毫無所得。你朝夕隨侍少主人用功，想必知底，可能告麼？」四明道：「我只知那是內家用功的途徑，另外參會著一部劍訣，詳情卻不知悉。說起話長，此時無暇，柳少爺大約還須住兩三天，不忙在這一會，等明早有空再詳說吧。」柳春料是實情，便不再追問。四明隨道了安置，作別自去，已經走出廳門，忽然回顧道：「柳少爺，別的我不深知，但定室不止兩間，如能尋到門戶，也許能得一點頭緒呢。」語聲甚低，但是入耳清晰，說罷不俟回問，人已出廳走去。

柳春對四明本領雖不深悉，照那去時腳步、身法的輕靈著實和所練三指箭，管中窺豹，可見一斑，莊中一個家僮也是這等人物，以上可想而知，嚮往之心由此愈切。隨到裡間，將外層鏡門封閉，條案回原，忙去尋找第三間定室的門戶，無如壁間圖像和當頂二三十套圓圈均是繪畫而成，毫無線索可尋，此外更連痕影都找不到，心想滿打四明從未擅入，所說出諸臆測或是傳聞，但是適才王徵也曾說起內與地下密室通連，當無虛語，怎麼用盡心力考查，找它不到？本心不將門戶找到決不罷休，無如心身皆勞，不過少年氣壯，恐誤良機，本是強打精神，苦搜未獲，人也疲極，欲待歇息片時，剛往蒲團上一坐，兩眼便不自主一味下合，同時再想到少時五老也許來召，似此乏疲，怎能往見？自己給自己一解釋，決計仍是先睡，醒了再作計較為是，盛氣一收，心神一迷忽，就此躺在裡間大蒲團上沉沉睡去。室中天光不透，朝暮不分，醒來一看，燈光照耀，四壁雪亮，明如

白晝，以為未睡多少時候，那大蒲團乃細草織成，甚是溫軟舒適，左就無事，想要再睡一會，哪知他這一睡已到了次日中午時分，人早睡足，少年人精力回覆，怎睡得著？

待了一會，漸覺神旺身健，難再入夢，才知睡得必長，外間當早天亮，估量四明必在外候起，方欲扳動機簧，開門出詢，偶望屋頂，所畫圓圈整齊如一，與下面蒲團正對，暗忖：昨夜查找第三間定室門戶的機紐，什麼地方全都尋到，只這蒲團不曾移動，莫非門戶就在蒲團的下面？心念一動，頓觸靈機，便即起立，且不外出，想將蒲團移開查看，不料竟和生了根一般，又重又牢，休想移動分毫，心更奇怪。蒲團草織，恐怕手重損毀，又不敢過分使力，手按在蒲團邊上，上下觀察，越看越覺可疑。正打不起好主意，忽然手託團邊，試探著往上一抬，無意之中雙手力未使勻，往右側一歪，帶了一點推勢，覺著似可轉動，同時目光到處，瞥見頂上圓圈也似相隨微微一轉，只是左右不同，上下相反，情知有故。二次變了方法，雙手按定團邊，先往右轉，紋絲未動，再往左一推，隨手而轉，再看上面圓圈，果然也往相反一方，隨同下面蒲團徐徐轉動。似這樣推轉了幾圈，仍不能搬起移開，也無別的動靜，再往右回卻是不能，只能往左推動，認定機紐在此。先還有點慎重廠嗣見頂上圓圈先只外層一圈轉動，第三轉後，便由外而內，逢單必加，下面轉了二十二轉，上面也加到十一圈，仔細一看，連中心一個實圈共有二十五圈，逢雙數的，並非只轉不加圈數，原來空白之處也算一圈，這麼連虛帶實共是四十九圈，卻轉了五十轉，蒲團便不再動，也不能移開，再往回轉，卻能轉動，又迴轉了五十轉仍是原樣，斷定內藏微妙，只推測不出就裡，仗著性情堅毅，不計艱難，連用許多法子試探，才發現只把單雙數計準，推法不亂，不令圈轉過頭，便能按著單雙之數左右對轉。

未了又悟出無須連轉，譬如逢單左轉，上面第一環實圈相隨逆轉，滿了一圈如不過頭，再往回轉，那、環虛圈和第一環實圈便交惜對轉起來，再轉滿一圈，上面又復加上一環實圈，虛實交惜對流，三環同轉，到第四圈，往右迴轉，上面又加上一圈虛的，似這樣下面蒲團來回對轉，上面虛實便隨同增加，蒲團推動也極輕快，迥不似初上手時吃力費勁。

柳春雖然年輕識淺，不悟大衍四九妙用與四象兩儀陰陽循環虛實相生之妙，一時福至心靈，竟以毅力恆念百計試探，居然與之巧合。眼看轉到第四十八圈上，柳春因是屢試屢挫，雖覺這次兆頭順利，迥異先前，心仍拿它不穩，一邊手轉蒲團，目註上面，暗中正在祝告，不覺轉滿圈數，猛覺蒲團往下沉落，上面圓圈不轉自動，釗輪電馭，飛也似疾轉起來，低頭一看，下現一洞，蒲團正自徐徐下降，大小也與相等，空隙中下視，果是一處地室，似比上面廣大得多。正自欣喜，猛想起自身是客，無故開人機關，妄人地室，

有法還原尚可，否則，就是五老不加嗔怪，也是難乎為情。當時一著急，便往蒲團中心跳落，覺甚平穩堅實，晃眼到地。一看地室長約十多丈廣約八丈，作長方形，兩頭各有一燈，光焰甚亮，長的兩邊壁上，和上面外間一樣，描畫著人物圖形，數目多寡和形式大體相同。只各分做一列排開，不似上壁分成四列，人像與各種飛潛動植的物形混合一氣，並不分開。兩頭各有一排木架，一頭插架著好幾百種兵刃暗器，十有八九未見過，另一頭架子較短，上面放著許多書籍和冊頁手卷之類。此外幾個散放在地的蒲團，更無別物。

柳春先未在意，一心只在兩壁圖形上面，由北往南，挨個兒看將過去，到了甫盡頭，終悟不出個道理。正擬沿著對壁回看過來，猛瞥見書架上有一卷冊，上標《白陽圖解》，隨手揭開一看，正是兩壁圖形的解說，口訣圖形也滿載其上，心中狂喜，如獲至寶，知道此是主人珍藏，不能攜走，意欲就地詳參，又恐下來時久，萬一四明來喚或諸小俠來訪，不在上面，無從知曉，急切間也顧不得設法使蒲團升回原處，仰望上下相隔不過兩丈，忙運輕功」一躍而上，就著明燈參詳，才知此圖乃峨眉派劍仙凌雲風，在白陽崖洞壁之上照畫了來，乃古仙人白陽真人劍術秘訣，為便後學，又由凌雲鳳和幾位同輩劍仙觸類旁通，推廣演繹，添了好些圖式和少陽神功，使後人易於領會習練，照次參悟便可速成。這等做夢也沒想到的意外奇逢，當時雖是欣喜欲狂，繼一想，主人何等崇高的輩分，又是飛仙劍俠世外高人，自己一個未學後進無名小子，得蒙青眼，使為人幕之賓，好端端，卻去盜發人的秘藏珍籍，就算起初王徵語含深意曾有默示，到底不是正當行為，不禁又悔懼起來。越想越不對，重又縱下，欲乘無人撞破之際，將圖解送還原處，使蒲團升還原位，免被主人知道，情理兩虧。哪知先前開通下降門戶，由於一時湊巧，恰將機紐觸動，並非真知升降之法，復原便難，一任用盡方法動轉蒲團，百計試探搜索機關，終無跡象可求。驚惶之下，思量無計，暗忖：五老神情甚是仁厚，既許在此居住，王徵又那等說法，必還可以原恕，事已做錯，主人神仙一流，就將蒲團復原，料也隱瞞不住，事情到此地步，與其空入寶山，何如拼受一場辱責，趁人未到以前悟出一點奧妙，一面再向五老大公通誠祝告，也許鑑察誠心提攜後進，賜以成全，落個因禍得福都不一定。

想到這裡心念略定，忙即虔誠叩祝，先說初意只是聽了王徵師伯之言，一念好奇，無意中發現地室所藏《白陽圖解》，並非蓄意竊取，現擬借觀些時，五老大公格外原情思宥，栽成後輩，免加罪責。如能因此悟徹玄機，得有進益，定當努力修積，除惡為善，異日學成，如若稍逾軌範，甘遭飛劍之誅等語。祝罷起來，因想不問少時如何，反正難於掩蓋，索性鎮定心神，徑跪在下面蒲團之上，把圖解打開，放在面前，恭恭敬敬，朝白陽真人和峨眉諸仙又通誠禱告了一番，然後從頭一章起，挨次虛心體會下去。開頭覺著圖

解共有三百左右，雖然每圖均有解說，重要之處並還附有口訣，但是為數太多，短時間內決記不全，更不知何時被人走來撞破，其勢又不能將它帶走，心裡只打著鼓，一面仔細推詳用心默記，一面禱告仙神暫時勿令人來，以免記憶大少無甚用處。及至看過十幾頁後，忽然發現每七八圖合為一章，一章有一章的妙用，越發欣喜，決定學一章是一章，不必求快，務求記準，以免疏忽遺漏，記不真切，差之毫釐，謬以千里。

柳春一則福至心靈，天資記性又好，似這樣學一章記一章，接連參悟了十七章，又悟出那圖雖是三百六十五個，暗合周天之數，實則每章所附諸圖多寡不等，但均有一圖是其綱領，一共四十九章，照圖中附註，每章首圖的形式，解說、口訣，如能依次記熟，自能一脈貫通，只沒有全數記下的容易，外壁諸圖看去形式不相連貫，便由於此。少年人好強，覺著時機不再，又起貪心，以為全圖解已然記了十分之三，悟出許多道理，大意都差不多，天已不早，就無人來，四明也要來請用飯，意欲乘此一刻千金之際，把這四十九個總圖記準，學得全解，再從第十八章挨次學全，事前記一章是一章。這等記法，如無人來，自可全數默記，萬一中途被人撞破，也算是探得儷珠，以後不過多費心力，終可領會全局，豁然貫通，何況前半已全記下有了根基，只在記這四十九章綱領以前無人撞破，便竟全功，免得只學一半，錯過這畢生難遇的良機。主意打定，便專記那每章的總圖。仗著那圖解一得門徑便不難記，柳春急於求全，以為通體如此，一味用心記那形式和解詞口訣，自十八章以後，便不再似前十七章那麼挨次仔細參悟，自然又快了些，約有兩個時辰便自記熟，每圖均經默憶，如式演習覆按，均無差錯，高興已極，又把內中解詞背誦了一遍，再由第十八章起，易簡為繁往後習去。才習了四章，坐下蒲團忽然離地上升，心疑有人到來發覺扳動機紐，知道蒲圖必要復原，猛想起行為已然逾軌，如把這本圖解帶上，被人看見，更是不堪，又見上面無人探頭下視，蒲團升勢又緩，中心內愧，總想能夠掩蓋才好，驚慌失措之際更未細想，忙縱下去，奔到書架前面，將圖解放還原處。一看蒲團離頂不遠，下面乃是一很大圓柱，忙即飛身縱上，晃眼地穴封閉，蒲團也復了原狀，室內外並無人來，心中奇怪，又疑蒲團到時自升，否則怎未見人走進？

暗幸此事居然無人撞破，免去丟人，只惜初發現時膽子大小，耽延了些時刻，不然，縱不能將細圖記全，總可多記幾個全章，豈不也好？喜慰之餘，方自悔惜，燈光照處，一眼瞥見，外屋壁上所列諸圖形，心想此上雖無解說，好在大體已得，不難舉一反三，將這圖形記下也是一樣，喜極忘形，不禁脫口連聲道「好」。人正外走，忽聽四明叩著鏡門喚道：「今日除夕，柳少爺莫非還要睡麼？天不早了，請開門用完飯，夜來好去前莊辭歲哩。」

柳春才知天已入夜，雖喜無人發覺，想起前情，終是有愧，忙即應聲開了鏡門，見四明站在門前，並未持有食物，外面廳上華燈處處，光明如晝，果然天已入夜，方欲開口，回明笑道：「今日中午，兩位小孫少爺曾經來過，我說柳少爺昨晚大約恐老大公傳呼，在室中守候，兩夜未眠，人大倦了，所以一睡不醒。他便走去。我也到別處轉了一轉，申未來看，好似少爺已醒，喚了兩聲未答應，我知室中壁畫看了有益，料是體會出真解在用功呢，時候自是越長越好，沒敢再驚擾，守在這裡。現看天不早了，今晚除夕，照例外來的後輩賓客，便老大公不召喚，也應隨同辭歲，恐柳少爺不知，誤了禮節，或是少時少爺小孫少爺們尋來，急切間不及洗漱，再說年宴設在亥初，這一整天水米還未打牙呢，特意備了湯水飲食，正要叩門請出，果然小孫少爺著人來請柳少爺到小靈湘館去見六少老爺與少夫人。我看出意思甚好，也許還有什好事呢！湯水食物放在廳上，請快用完好去吧。」

柳春早聽出李暘、李晃之父李同，乃三老李清苕六子中最有本領的一個，今早揹人的事，深幸不曾敗露，反荷垂青，不禁大喜，見洗漱用具和餚點飯食，均已分設在隔斷外面的桌架之上，忙即走出，隨手將鏡門機紐一扳，關閉復原，一面忙著洗漱食用，一面極口稱謝。四明笑道：「我知柳少爺人好，又得老大公以下三輩恩主看重，不然，王三老爺，也不敢隨意引外人到這上下三間定室裡來，雖不知今夜還回來與否，就這半日光陰，當已得益不少。四明本得老少恩主憐愛，自己該死，不知輕重，做了一件錯事。

莊中規令極嚴，尤其執法的是王三老爺、李二小姐、彭大少老爺、郝大小姐四人，無事時看似極好說話，一旦犯規，決無姑息。幸蒙兩位小孫少爺向六少恩主求說，代向四位執法主人極力求恩，才得減輕，只罰了兩個難題，過了明年清明便須受罰，出去三年。

這三年中有好多艱難困苦，承柳少爺看得起我，到時助我一臂之力，使我期滿能回莊來重侍老少恩主，就感激不盡了。」

柳春始終沒把四明當作懂僕看待，聞言驚問：「你年紀輕，人又聰明誠實，能犯出什大過？明年你才十五六歲，這等大漠窮荒，孤身一人，罰你在外三年，做些什事？我託兩位小少爺，再代你向各位主人求求如何？」四明悽然道：「莊中法嚴，即此已是格外恩寬，再求任誰也是無用。在外流落三年修功贖罪，雖然年小力弱，我並不怕，只是內中尚有難題，稍微疏忽，不能如願，永無再見恩主之日，一想起便自心寒。此事大長，此時無暇，也難詳言，且等將來再說吧。幸喜昨晚公祭盛典，老恩主向眾訓示時說起一事，我大膽請命，告了奮勇。照例對下人的事，是由二小姐與彭大少老爺交派，老恩主雖未

置可否，卻笑了笑，因此也未受責，大約還有點望。事情雖險，卻是長痛不如短痛，可以藉此折罪，比較前罰要好得多，倘能如願，更非求柳少爺相助不可。我知柳少爺正是用功時候，怎能為我勞動？但是這兩件事於我固好，柳少爺也有不少益處，事成我也必有一分報答。兩位小孫少爺雖然力說相助，偏有不能遠出之苦，現還難定，到時我一說就明白

柳春聽出私窺圖解之事多半已被看破，心中惶愧，暗忖：這小孩真個機伶，不知犯什過錯受此重罰，如允相助，不知己力能否勝任，師父和鏢局是否允許？如若不允，他對自己暗中維護周全，昨夜今日的話俱都隱含深意，明人不用細說。聽那口氣，適才分明得他的力不少，否則，他一早便來喚起，固看不成圖解，或是不守在這裡，李氏兄弟隨意出入定室，如無此童在側設詞擋回，被他走進，那正是私開地穴盜圖上來之際，如被撞破，跡近竊盜，百口難分，不特空入寶山，反吃主人見輕，甚或受辱逐出莊去都說不定。這一來，連恩師師怕和鏢局諸人都無顏再見，豈不大糟！照他關照心意，如非除夕天晚，或有人來喚，決不扣門驚動，那沉落地室的蒲團忽然上升，必也是他所為，一面想已成功，一面還給留臉，知道自己下穴是湊巧，無法還原，他又不能擅進，只得暗中相助，所以蒲團升勢極緩，免得自己慌疏，不及隨上，被禁閉在地室之中，表面仍作不知，只稍點醒，用心可謂良苦，如何肯辜負他？強將手下無弱兵，既稱曾得主歡，自非庸常，再照他談吐行事，處處機警細密，口氣極壯，又能啟閉地下秘室，當非弱手，莊中後輩英俠大半年幼，便是例子，好在他還未及細談，事也未定，想等到時尋來再定，不問如何，總為盡心出力便了。方尋思間，一眼瞥見四明一雙黑白分明神光飽滿隱含煞氣的俊眼，正注在自己臉上，似見沉吟未答，略現不快之容，忙笑答道：「小兄弟，似你這樣人品，又對我如此關照，只我力所能及，多艱險的事也所不辭。只是莊中老少人等，不是飛仙劍俠，便是英傑之士，我武功有限，到時誤事如何是好？我力必出，如當我好幫手，你卻錯了呢。」四明聞言方轉喜容道：「柳少爺來歷和功夫深淺，我全知道。

如若不濟，四明也不能拿兩條人命當兒戲，隨便交給人呢。要不餚出柳少爺至誠君子，為人義俠，到時必能幫我大忙，怎肯求說呢？柳少爺此番回去，本領決非昔比，不但周十二爺、陸五爺，便塔平湖諸位山主老少英俠，也必另眼相看。我們暫且說到此為止，到時我自會尋上門去。柳少爺就吃這點心，先見六少老爺去吧。」

柳春正好洗漱完畢，吃些包子略微點飢，聞言不便再說，含笑點頭離座同行。走的仍是昨日來路，可是情景大不相同，到處燈綵輝煌，燦若明星，人也分外的多，男女老少往來不絕，全是面有喜色。園中林木本多，無論大小樹木，都掛有不少紗燈，燈形多半照

原樹上的花果形式製成，像丁香、桂花、葡萄、藤蘿等花形大細碎的樹木，好似有花無燈，因未到時候，滿園的花燈俱還未點，就沿途這些絹紗宮燈，已照得到處光明，無異白晝。燈光照處，那些假花樹上，不是千堆香雪一片繁霞，便是金粟飄空紫雲餌地，望去直似神仙洞府，四時同春，萬花齊放，宛然真花真果佈滿枝頭，繽紛滿目。本已美不勝收，一處有一處的妙絕，再吃積雪一映，花光雪景相與爭輝，境越清麗，真令人有此真天上，不似人間之感。柳春想不到一夜工夫點綴出這等奇景，不禁心花大放，讚不絕口。四明笑道：「柳少爺你看好麼？這些花果，點燭的不必說了，花細不能點燭的，也都能放光明，此時都還未點呢。等到今晚半夜各家祭天祭祖之時，到前莊高峰上去看那才妙呢！由子時後起直到正月十八，花樣一天比一天多，那時燈月交輝，花雪競麗，加上少老爺少夫人小姐和底下的孫少爺小姐們，爭搶著用心思博五位老大公的高興，每年俱有不少新花樣添出，莫說初來乍見，便我們從小在此長大的，也覺眼花繚亂，不知看哪裡是好。說真的話，真正天上神仙也未有這裡享受。我雖是個小書童，叫我去做公侯將相。也不捨得離開此地。」

二人邊說邊走，連經過了好幾處迴廊曲沼，亭館樓台。柳春望見前面，已到昨日中毒暈倒之處，猛想起昨夜之事不知如何，只顧勤參圖解，隨聽主人召見，匆匆行來，也忘了問，便向四明問道：「昨夜擒的妖僧如何發落？三道嶺結果如何？」四明低語答道：

「前面不遠便是小靈湘館，我不便再多開口。到了那裡，六少老爺自會說的。」柳春不便再問，剛由長廊折下，走入去小靈湘館的湖堤路上，忽見靈湘館月亮門內走出幾個貌相英美的少年男女，由隔溪赤欄橋上走了過來，柳春認出內有五六人昨日見過，只不知道名姓，忙即垂手恭立。剛剛擦肩走過，便聽昨日頭一個和王徽說話的青衣少女道：

「二姊，明春天塞谷之行也有這人麼？他天資不惡，功力相差尚遠，這短短兩三個月光陰，就肯下苦功，能勝任麼？」底下因人走遠，沒聽清楚，答話人似說「另有安排，無須代人操心」，忽覺四明扯了一下衣服，以為催走。正待過橋，忽又見李暘、李晃兩小兄弟由月亮門內跑出，老遠便喊：「柳兄怎這時才來？我們都快走了！家母已往小瑤宮去了，只家父在內，快隨我入見吧。」說罷走近，李晃又指四明道：「柳少爺由今日起便移居小靈湘館，過年初五才走，已有人往他家中送信。他和我們一起，用不著你隨侍，你仍打雜去吧。」四明望著柳春略微沉吟，低聲說道：「柳少爺，你能在此，機緣不易，過去的事不可忘了呢。」柳春知他是指壁問圖解，笑答道：「我理會得你好意，有勞你了。」李晃低斥道：「四明你還要說什麼？還不快走！」四明諾諾連聲，告退回走。